

美国研究型大学年鉴的 电子化与网络化及启示

江小华*

摘要 高校年鉴为各方利益相关者呈现了有关高校运行状况的可靠数据,能够满足不同利益主体对大学办学情况的信息需求,不仅是作为高校内部管理人员必备的数据和信息手册,也是高校校情发布的重要渠道和窗口。传统上,高校年鉴以纸质版方式发行,而随着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高校年鉴的数字化和网络化逐渐成为趋势。该文在梳理了美国高校年鉴发展历史的基础上,以2018年进入ARWU世界百强的43所美国研究型大学为对象,分析这些高校年鉴电子化和网络化的现状,最后基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经验,从而获得对于我国高校年鉴发展的若干启示。

关键词 美国研究型大学 高校年鉴 电子化 网络化

一、引言

传统上,高校年鉴的出版主要以纸质媒介为主,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年鉴的编纂和应用也逐渐向网络化的方向发展。正如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第三次浪潮》中写道:“21世纪是信息时代,各个产业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一场信息化革命。”^①作为一种特殊出版物,高校年鉴本身就是信息的载体,资源丰富,在信息时代发展潜力极大。然而,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的高校年鉴在编纂和应用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如何实现高校年鉴的电子化和网络化是我国高校年鉴创新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美国是信息技术最前沿的研究基地,在世界信息技术领域中独领风骚,美国高校年鉴的电子化和网络化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本文通过对43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年鉴进行分析,系统了解美国高校年鉴的发展历程以及美国研究型大学年鉴电子化和网

* 江小华,女,江西省九江市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高等教育。

① 刘三军:《关于年鉴网络化、电子化的思考》,《年鉴信息与研究》2002年第1期。

络化编撰与应用的现状,包括年鉴载体、编纂主体、内容框架及功能定位等,并基于对美国高校年鉴的研究提出对我国高校年鉴编纂与应用的建议。

二、美国高校年鉴的发展历程

美国高校年鉴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受全国性和区域性高教组织教育年鉴的影响和推动。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高校的扩招以及基于各州和地区制定教育政策的需要,许多全美和地方性的组织和协会开始收集有关高校的数据,并制作年鉴。1956年,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ACE)统计信息与研究办公室(OSIR)的埃尔默·韦斯特(Elmer D. West)博士开始编制《全美高等教育年鉴》。在韦斯特看来,“在当时,已有的关于高等教育的可量化数据普遍被质疑,甚至被拒绝采用,主要是因为这些收集的数据要么不充分,要么收集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时效”。他认为必须改善数据的质量和传播速度,并使数据的呈现必须清晰且易于理解,使之能够为决策者提供最大的效用。韦斯特在1958—1964年期间为美国教育协会的年鉴编制打下哲学和实践基础。韦斯特创造“两步信息呈现法”,即使用事实数据和趋势图来表示数据,这一方式对高校年鉴之后的编纂也有较大的影响。^①

美国最早的高校年鉴是由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院校研究和务办公室(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nd Service)于1961年6月出版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概况与统计年鉴报告》(*A Fact book to report facts and figures pertaining to th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在此报告中,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简要介绍编制年鉴的原因:

近年来,许多组织的研究涉及到本校,这些研究形成了定期性的报告,有些是由大学机构发布的,有些由州政府提供,有些由联邦政府、美国教育理事会等,这些报告对本校的多个方面有所评估。为了上报这些相关数据,院校研究与务办公室编制了该年鉴。^②

随后,奥本大学(Auburn University)和加利福尼亚州福特黑尔学院(Foothill College)均于1962年出版统计年鉴,威腾堡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y)于1967年出版统计年鉴等。在这一时期,美国高校年鉴的发展也受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市场化的影响。美国传统的学院规模较小,学校的管理往往以联系紧密的学者共同体为基础。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的开始扩招、学校学费的上涨以及学生市场竞争的加剧,大学变成了规模庞大、组织复杂、功能多样以及对社会负有多重责任的特殊组织,越来越需要基于数据的决策和管理以及回应外部的问责。^③ 在此背景下,美国高校纷纷开始设立院校研究办公

① Larry G. Jones, “A brief history of the fact book as an institutional research report”, *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no. 91 (Fall 1996), pp. 3–24.

② Larry G. Jones, “A brief history of the fact book as an institutional research report”, *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no. 91 (Fall 1996), pp. 3–24.

③ 赵炬明:《现代大学与院校研究——美国院校研究发展综述》,《高等教育研究》2003年第5期。

室从事院校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和研究院校发展问题,提供决策咨询,并发布统计年鉴。至1965年,美国已有115所高校设立了院校研究办公室。^①

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高校中开始发布年鉴的高校越来越多,如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乔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和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分别发布1970—1971学年、1972—1973学年、1973—1974学年统计年鉴。据197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大约有47%的院校都至少发布过一份教育年鉴,但彼时多数高校不愿意连续发布年鉴,主要源于“人手不够”“缺乏经费”和“没有必要”三方面的原因。许多高校管理者还担心数据分享会减少他们的控制权,以及引起更多与数据有关的不必要的麻烦。^②直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通过立法的形式强制要求高校提交年度报告,将学校的绩效公之于众以接受公众的监督,与此同时,全美有六大区域性高等学校认证机构和大约150个专业认证机构会对高校整体和各专业学院的质量进行评估。^③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美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同时在一些认证组织和专业协会的推动下,高校越来越意识到编制年鉴的重要性。到1996年,几乎所有高校都会编发汇集本校年度进展情况和统计数据的年鉴。^④

随着高校年鉴的发展,美国高校逐渐产生聚焦于专门问题的年鉴,如详细公布学校财务信息的财务年鉴以及各类迷你年鉴或年鉴手册,这些年鉴浓缩和总结学校当年有关招生、学费、教职员工、学位授予等主要信息,便于传播和查阅。此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院校年鉴发布的方式也逐渐从纸质版到电子版乃至网络化的方向过渡。美国第一本电子高校年鉴是由西南学院(Southwestern College)于1978年所发布,到1996年,全美有46所高校实现年鉴的电子化。^⑤众多学者与院校研究者强调采用最新、最好的技术编撰院校统计年鉴,满足使用者与研究者多样的需求,并发挥院校统计年鉴的最大功用。

三、美国研究型大学年鉴电子化和网络化的现状

2018年,美国共有46所研究型大学进入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百强,其中能够公开获取统计年鉴信息的高校为43所,本研究以这43所美国研究型大学为对象,基于其官方网站分析其年鉴的电子化和网络化情况。年鉴的“电子化”和“网络化”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差别,前者是指年鉴以PDF电子版、CD-ROM或者其他数字介质的形式发布,读

① 周光礼:《大学变革与院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页。

② Richard D. Howard, Mary A. McWhorter, “Fact books: A tool for intra-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 *Southern Conference on Institutional Research*, (October 1977).

③ 周川:《院校研究的职能、功能及其条件分析》,《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1期。

④ Larry G. Jones, “A brief history of the fact book as an institutional research report”, *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no. 91(Fall 1996), pp. 3-24.

⑤ Larry G. Jones, “A brief history of the fact book as an institutional research report”, *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no. 91(Fall 1996), pp. 3-24.

者可下载,而后者则是指基于网络具有互动性的年鉴。据调查,截至2018年11月,43所高校中有38所实现了年鉴的电子化或网络化,占样本高校的88%。

(一) 年鉴名称和编撰主体

有学者认为,与中文“年鉴”相对应的英文名一般有4个,包括“Fact book”或“Facts”“Annual Report”“Almanac”以及“Yearbook”。^①而通过调查发现,美国高校的年鉴名称并不限于此。美国研究型大学每年一般对外公布两类办学信息,一类是有关学校关键办学信息的定量数据,这类统计年鉴被冠以“Fact Book”(14所)、“Facts”(12所)、“Data Book”(5所)、“Data Digest”(3所)、“Campus Profile”(3所)、“Accountability Report”(3所)、“Statistics”(2所)等不同名称,而使用“Almanac”一名的仅有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另一类是有关学校办学情况的定性资料,主要包括学校发展愿景、大事记、教学和科研、财务等情况,这一类资料以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的形式发布。“Yearbook”在美国一般是指高校每年发布的毕业生纪念册,而非学校的办学情况汇编。例如,俄勒冈州立大学(Oregon State University)从1894年便开始制作毕业生纪念册,延续至今。

就编撰主体而言,43所高校一般都设有一个院校研究办公室一类的机构(见附录,由研究者整理),负责统计年鉴的编纂以及一个媒体办公室负责年度报告的发布。虽然院校研究相关办公室名称有所差异,如院校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院校研究与分析办公室(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nd Analysis)、院校研究与规划办公室(Institutional Research and Planning)等,但这些部门的职能类似,主要负责收集、整理、维护和分析学校的办学数据和信息。基于这些数据,院校研究办公室一般承担三方面的职能,其一,为高校的战略规划、决策和管理、政策评估、与同行机构的基准比较等提供分析与支持;其二,向联邦政府、州政府、认证机构、各类协会组织等上报数据,并维护数据的准确性和统一性;其三,及时为其他校内外利益群体提供数据支持。美国院校研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大多具有较为丰富的院校研究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所收集的数据来自于学校相关部门和其他院校公布的权威数据资料。

而年度报告的发布主要采用两种形式,一种是校长办公室委托媒体办公室制作有关学校整体愿景、简要数据、重大纪事、重要成就等方面的年鉴,学校层面发布年度报告的高校达30所;另一种则是学校各个部门自主发布专项报告,介绍学校某一方面的情况,如几乎所有高校的财务部门都发布财务年鉴。

(二) 年鉴载体

美国高校最初都是以纸质的形式发布年鉴,数据的收集和整理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美国高校年鉴逐渐过渡到电子版甚至是网络版。43所美国研究型大学都在2000年前开始出版纸质年鉴,其中最早的纸质版统计年鉴由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于1967年出版,而最早的纸质版年度报告由麻省理工学院

^① 杨永成:《互联网上的中外年鉴》,《年鉴信息与研究》2006年第2期。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于1871年出版;最早的电子版统计年鉴由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于1995年发布,而最早的电子版年度报告由密歇根大学-安娜堡(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于1994年发布;最早的网络化统计年鉴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于2003年开始使用,而最早的网络化年度报告则由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于2010年开始呈现。与传统纸质版年鉴相比,电子年鉴和网络年鉴具有多项优势:其一,能够突破纸质版年鉴框架的设置局限,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及时对外提供服务和信息;其二,能够为各方利益相关者提供动态的、及时更新的、可比较的数据和信息,读者也可根据自身需求获得个性化的信息和数据。

表1 美国研究型大学年鉴的发展历程

定量年鉴	最早出版	最早出版高校	定性年鉴	最早出版	最早出版高校
纸质版	1967	西北大学	纸质版	1871	麻省理工学院
电子版	1995	卡内基梅隆大学	电子版	1994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
网络版	2003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网络版	2010	波士顿大学

时至今日,43所研究型大学中已有24所实现了统计年鉴的网络化,11所大学实现了年度报告的网络化,即实现以人机交互的方式呈现信息。^①年鉴的网络化必须借助一定的软件或载体,而两类年鉴的载体有较大的不同。除少数自制仪表盘(Dashboard)的高校之外,绝大多数高校(20所)采用“Tableau public”这一交互性的可视化网络数据报告工具来呈现高校的统计数据。“Tableau public”是Tableau公司开发的一款交互式和可视化工具,用户无需开发和编程基础,采用点击拖拽的方式在几秒钟之内便能够生成美观的图表、坐标图、仪表盘和报告。这一软件将数据运算和美观的图表嫁接在一起,能够帮助用户快速分析、可视化并分享信息所需的年鉴内容。而正是由于内容丰富、用户界面友好、响应速度快且容易使用等特点,这一软件深受美国研究型大学的青睐,用以在高校官方网站上呈现可视化的高校数据。例如,图1是佛罗里达大学院校规划与研究办公室的网络统计年鉴页面截图,呈现的是有关招生信息的可视化图表,这样的呈现方式能够使读者从复杂的数据中以最快的速度发现数据的特点和历年的变化趋势。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指标以及数据维度,同时还可以将数据直接下载到Excel文件中,便于做具体的分析。

而美国研究型大学年度报告的网络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发布在ISSUU(国外的在线文档共享网站)平台,另一种是以H5网页版的形式发布。ISSUU是一家社会性的网络出版平台,用户可以有条理地整理和发布自己的出版文档,只需要简单的上传自己的出版物,并经过后台一系列较为复杂的处理工序以后即可轻松打造出一本相当精美的数字书籍,或者说是电子杂志。ISSUU所支持的数字格式主要集中在PDF,优秀的界面与用户体

^① 王桂艳:《美国院校统计年鉴的发展与价值研究》,《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Enrollment & Demographics

(next update: February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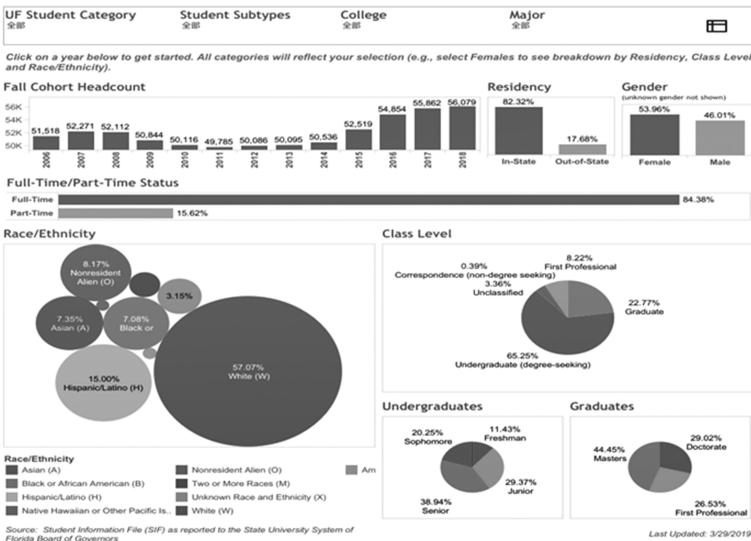


图1 佛罗里达大学网络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 <https://ir.aa.ufl.edu/uffacts/enrollment-1/>)

验是其最大的优点。在 11 所拥有网络定性年鉴的高校中有两所高校使用 ISSUU, 分别为西北大学和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ittsburgh Campus)。



图2 匹兹堡大学网络年度报告

(资料来源: <https://www.report.pitt.edu/print-version>)

其他 9 所高校则以 H5 技术的模式发布网页版年度报告。H5, 也即 HTML5, 是第五代 HTML 语言的缩写, 是 2014 年 10 月制定完成并公开发布的第一代超文本标记语言。H5 集

应用、游戏、音频、视频、VR、动画、3D 等诸多功能于一体,用户与 H5 网页的接触能够产生强交互性的效应,使定性年鉴由原来单方面的独立叙事模式转变为传受互动的多维叙事模式。

(三)年鉴的内容设计

对 43 所美国研究型大学 2017 年年鉴内容的初步比较分析发现,不同高校所提供的统计年鉴和年度报告内容差异显著。有些统计年鉴篇幅较大,如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2017 年的统计年鉴篇幅分别达 289 页、227 页和 200 页;而有些高校年鉴的篇幅较小,不过几十页,如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35 页,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54 页等。此外,不同高校年鉴的框架结构各异,例如,哈佛大学的统计年鉴分为 3 个大部分,下设 15 个小部分;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统计年鉴设为 7 个大部分、18 个小部分;马里兰大学-大学城(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统计年鉴设为 6 个大部分、10 个小部分等。从内容主题来看,尽管不同高校年鉴所包含的体例并不完全相同,但基本上都涵盖学校的基本概况、学生信息、学位授予、教师信息、管理人员信息、财务信息等基本类别。年度报告的页数和内容也呈现较大差异,例如,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2017 年年度报告的篇幅为 58 页,内容涵盖外部捐赠、重大科研突破、年度大事记等情况。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仅为 17 页,内容包括强调学校的一些办学数据、学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新闻等。由此可见,美国高校年鉴框架结构灵活多样而不拘一格,风格的多样性也体现了高校办学的自主性,不同高校会结合自身办学的重点和特色确定年鉴的内容和风格。需要说明的是,所有高校的财务报告几乎主题相似。年度财务报告主要是学校一个财务年度内的财务情况的详细报告和说明,经过独立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每年呈交给学校董事会,同时也在学校的官方网站上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公开,有相对统一和固定的格式。

鉴于统计年鉴和一般年度报告内容的巨大差异性,本研究不对其具体内容进行比较,而重点关注这些内容的呈现方式。无论是统计年鉴还是年度报告,实现年鉴电子化以及网络化的美国研究型大学都力求以吸引人的方式呈现有关学校办学的信息。以匹兹堡大学为例,该校于 1995 年发布第一本纸质版统计年鉴,2000 年实现年鉴的电子化,在其官网上公布历年年鉴的电子版。该校年鉴在 100 页左右,封面和内容装帧精美。以封面为例,该校年鉴每年的封面都采用照片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给人以大方、简洁又不失赏心悦目之感。该年鉴的主要内容包括基本信息、组织结构、学生信息、学位项目、教职员工信息、财务信息、科研信息、图书馆服务、校友信息等 9 个主题的资料,每个主题之间都设有一个中间页以做过渡。年鉴中少有文字描述,数据的呈现采用彩色图表相结合的方式,并对数据进行纵向对比,以表格、饼图、柱状图、点图等多种形式表达。

(四)年鉴的功能定位

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美国研究型大学逐渐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与社会联系愈发紧密。在此过程中,年鉴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功能也得以拓展。总结而言,美国高校年鉴主要发挥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

首先,年鉴收集和总结有关大学运行状况的重要信息和数据,能够满足校内各层级管理者对大学相对准确的信息需求,以作为理性决策和科学管理的重要基础。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年鉴能够为大学管理者及时提供各类趋势数据和比较数据,这种“基于证据”(evidence-based)的决策和管理模式比依赖管理者个人经验(experience-based)的模式更加科学合理。与此同时,以发布年鉴的方式与大学教职员工和学生共享信息有助于推动高校的“共同治理”,加强学校决策和管理的透明性和民主化,使全校师生更好地了解学校的运行状况,从而增强学校共同体的凝聚力。其次,高校年鉴以定性和定量的方式向校外人员描述学校使命、规划、活动及发展情况,有利于加强美国研究型大学与政府、家长、校友、合作高校、企业等各类利益相关者的联系交流,从而能够更好地回应公众问责需求。再者,高校年鉴是用来进行信息传递和对外宣传的极好媒介。在全球化时代,随着研究型大学对人才、经费、声誉的国际竞争日益加剧以及国际合作与交流日益频繁,高校对外的沟通与合作已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内容丰富的电子和网络年鉴为推动美国研究型大学对外合作提供优质的宣传,如通过呈现学校的办学信息来吸引更多的社会捐赠。

四、对我国高校年鉴的启示

我国高校年鉴始于20世纪80年代,较早的年鉴是1986年的《湖南大学年鉴》,其后,《浙江大学年鉴》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年鉴》在1987年出版。20世纪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编撰年鉴。2010年9月,我国开始实施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第12条也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学校网站以及新闻发布会、年鉴、会议纪要或者简报等方式公开学校的信息。”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编制和发布年鉴。截至2017年,在112所“211”高校中,已有102所(91%)大学编纂出版大学年鉴。^①

我国高校年鉴虽然有信息文献资料丰富的优势,但在互联网时代也表现出诸多不足。首先,相较于美国研究型大学,我国高校年鉴的电子化和网络化进展缓慢,目前绝大多数高校的年鉴依然停留在纸质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网络化,甚至电子化的状态。虽然我国相关机构和部门一直在积极推动我国高校的年鉴网络化,但目前只有中国知网下的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以光盘或PDF的形式收录了51所高校所发布的年鉴。我国高校中只有少数年鉴有PDF版,极少数高校在自身网站上公布电子年鉴,目前只有《浙江大学年鉴》2004—2015年卷的电子版可在学校官方网站上浏览下载。这一状况造成我国高校年鉴的公开性、时效性和便捷性较差。此外,由于大多数高校依然将年鉴定位为存史留档的工具书,认为高校年鉴的编纂和发布形式应该秉持朴实、严谨和事无巨细的原则,使得年鉴形式单一、篇幅过长、文字枯燥、装帧也不够精美,从而造成年鉴的吸引力不足,现时服务功能不强,使得高校年鉴往往被“束之高阁”。

^① 黄梓根、何旭:《中国高校年鉴研究的现状、问题及方向》,《高教探索》2017年第8期。

美国研究型大学年鉴在过去 50 年中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纸质版、电子版到网络化的发展历程。美国高校年鉴在发展之初主要受外部力量推动,而到国际化和信息化时代则以主动创新年鉴的形式来满足内外部的需求。就年鉴内容的呈现方式而言,美国高校年鉴普遍关注核心指标,擅长以形式多样、色彩丰富的图形、图表直观而生动呈现学校发展状况,且对数据进行纵向比较,清晰明了大学的发展态势。美国高校年鉴在新时代的功能也得以拓展,对外加强与政府和公众的联系交流,回应社会问责,对内推动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管理。有鉴于此,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年鉴在发布载体、呈现方式以及功能定位等方面都有值得我国高校学习借鉴之处。

就发布载体而言,我国高校应该努力朝着年鉴电子化甚至是网络化的方向迈进,开设专门的年鉴网站以实现年鉴的资源共享,以学校网站而非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为信息公开的主要平台,方便校内外利益相关者直接下载和在线浏览年鉴内容。年鉴的数据可以以简易操作的互动软件呈现历年的趋势,增强年鉴的时效性、便捷性和互动性。就年鉴内容而言,我国高校应秉持为读者立言的角度选择年鉴需要记载的内容和呈现方式。通过减少冗余和无用信息,以精炼语言、图文并茂、注重数据对比的方式重点突出学校的办学特色,增强年鉴的可读性。就年鉴的功能而言,我国高校在致力于改善年鉴自身内容和发布载体的基础上,应该努力发挥年鉴资政、参考和宣传等多项功能,在推进高校发展以及对外交流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附录:43 所美国研究型大学年鉴名单及网址

名次	中文名	编纂主体	年鉴网址
1	哈佛大学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https://oir.harvard.edu/historical-fact-books
2	斯坦福大学	Institutional Research & Decision Support	http://facts.stanford.edu/pdf/StanfordFacts_2017.pdf
4	麻省理工学院	The Institutional Research Section	https://web.mit.edu/ir/pop/diversity.html
5	加州大学-伯克利	Office of Planning and Analysis	https://opa.berkeley.edu/campus-data/our-berkeley
6	普林斯顿大学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https://ir.princeton.edu/university-factbook/other-university-data
8	哥伦比亚大学	Office of Planning and Institutional Research	https://provost.columbia.edu/content/columbia-university-facts
9	加州理工学院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http://catalog.caltech.edu/archive/0809
11	加州大学-洛杉矶	Office of Academic Planning & Budget	https://www.apb.ucla.edu/campus-statistics/institutional-research-and-decision-support
12	康奈尔大学	Institutional Research & Planning	http://irp.dpb.cornell.edu/

(续表)

名次	中文名	编纂主体	年鉴网址
12	耶鲁大学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https://oir.yale.edu/
14	华盛顿大学 - 西雅图	Institutional Data & Analysis	http://depts.washington.edu/opbblog/category/institutional-research/
15	加州大学 - 圣地亚哥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https://ir.ucsd.edu/diversity/index.html
16	宾夕法尼亚大学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 Analysis	http://www.upenn.edu/ir/facts.html
18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http://oir.jhu.edu/
20	华盛顿大学 - 圣路易斯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 Analysis	https://research.wustl.edu/about/institutional-data/#GenInfo
21	加州大学 - 旧金山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https://oir.ucsf.edu/institutional-data
25	西北大学	Office of Administration and Planning	https://www.adminplan.northwestern.edu/ir/data-book/
26	杜克大学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https://facts.duke.edu/
27	密歇根大学 - 安娜堡	Office budget and planning	http://obp.umich.edu/michigan-almanac/
28	威斯康星大学 - 麦迪逊	Academic Planning & Institutional Research	https://uwmadison.app.box.com/s/epbh1zhdsubpjvyki38jl7wo8a9gl5w8
30	北卡罗来纳大学 - 教堂山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 Assessment	https://oira.unc.edu/reports/reports-archives/fact-books/
32	纽约大学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nd Data Integrity	https://www.nyu.edu/employees/resources-and-services/administrative-services/institutional-research/factbook.html
37	明尼苏达大学 - 双城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https://www.oir.umn.edu/
38	科罗拉多大学 - 玻尔得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https://www.colorado.edu/oda/institutional-research
40	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porting, Research & Information Systems	https://reports.utexas.edu/statistical-handbook
41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 香槟分校	Office for Planning & Budgeting	http://dmi.illinois.edu/cp/
46	加州大学 - 圣塔芭芭拉	Institutional Research, Planning & Assessment	http://bap.ucsb.edu/institutional.research/campus.profiles/
50	范德堡大学	Institutional Research Group	https://virg.vanderbilt.edu/virgweb/flb.aspx
51	马里兰大学 - 大学城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Planning, and Assessment	https://reports.umd.edu/public_view_landing.html
60	南加州大学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http://members.ucan-network.org/usc
70	莱斯大学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https://oir.rice.edu/rice-glance

(续表)

名次	中文名	编纂主体	年鉴网址
70	普渡大学 - 西拉法叶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ssessment & Effectiveness	https://www.purdue.edu/datadigest/
70	波士顿大学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https://www.bu.edu/oir/factsheet/
74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 大学城	Department of Planning & Institutional Research	https://budget.psu.edu/factbook/default.aspx
79	佐治亚理工学院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 Planning	https://irp.gatech.edu/fact-book-online
81	梅奥医学院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https://www.mayoclinic.org/documents/mc2045-pdf/doc-20078949
83	加州大学 - 欧文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https://accountability.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2018/
86	佛罗里达大学	Institutional Planning & Research	https://ir.aa.ufl.edu/uffacts/enrollment-1/
90	匹兹堡大学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https://ir.pitt.edu/facts-publications/factbook/
91	卡内基梅隆大学	Institutional Research & Analysis	https://www.cmu.edu/ira/factbook/previousfactbooks.html
94	俄亥俄州立大学 - 哥伦布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 Planning	https://oaa.osu.edu/institutional-data
96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Budget & Institutional Analysis Division	http://budget.ucdavis.edu/data-reports/campus-metrics/degrees-awarded.html
100	德克萨斯大学安德森肿瘤中心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https://www.mdanderson.org/research/departments-labs-institutes/departments-divisions/institutional-research.html

责任编辑:范锐超